

貝多芬交響曲中的生命教育意涵

莊舜旭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 要

生命教育的定義簡單來講就是「培養並保持健全的身心靈的教育」。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下，它顯得更為重要。貝多芬在他的九大交響曲中，展現了他在歷經痛苦煎熬後對生命的種種體悟，也因此為交響曲這種曲式注入了全新的內涵，影響了後世的大作曲家。整個九首交響曲涵蓋了貝多芬對人生的各種想法，包括對革命英雄的讚嘆與自況、命運的挑戰與人的掙扎乃至勝利、對大自然的體察與置身其中的情感、體悟人生而得的狂喜、面對橫逆的幽默與嘲諷、以及與全世界和解、融合之後的歡樂頌歌。這種充滿生命內涵的音樂創作恰似音樂巨人對世人所作的生命教育開示。其創意固是前無古人，其內涵之深亦是後無來者。

關鍵詞：生命教育、貝多芬、交響曲

前 言

生命教育自教育部將西元 2001 年定為「生命教育年」以來，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與討論，而臺灣近年來因過度偏重專業教育、忽略生命教育所產生的種種亂象，確實使人感受到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貝多芬(Ludwig Von Beethoven,1770-1827)的九大交響曲是音樂史上的里程碑，標示著古典時期的結束與浪漫時期的開始。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曲中表現出貝多芬生命中各個階段的體悟，這種寓生命（教育）意涵於音樂中的做法，開啓了浪漫時期的音樂盛世。應該說這種意涵和交響曲是一體的，所以探索貝多芬的交響曲實際上是一門極佳的生命教育課程。

一、生命教育的內涵簡述

生命教育涵蓋範圍極廣，各方學者也都試圖為它下一定義。然而就因其涵蓋太廣而不易得到面面俱到的共識。本文無意嘗試對生命教育的內涵作嚴肅的討論，但須就筆者對此議題的認知略做說明，以作為本文論述的基礎。

首先，「生命教育」一詞來自英文的“life education”，而最早出現於 1979 年在澳洲雪梨成立的「生命教育中心」，而其目的則是藥物濫用、暴力與愛滋病的防治¹。而在國內提出生命教育理念，則是因為「物質與精神的失調、科技與人文的失衡，而且差距越來越大，致使社會付出昂貴的代價」²。舉例而言，近年在臺灣的暴力與自殺事件層出不窮，藥物濫用也日漸嚴重，在邁向經濟已開發國家的同時，文化卻仍落後而不受重視。綜合國內外「生命教育」的提出，皆是先已看到了嚴重的問題，才以此作為亡羊補牢之道。

然而，如果只是就社會上已出現的問題，才從教育上尋求解決之道，則不免變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而不治本的話，即使能解決一些問題，新的問題仍會不斷的冒出來。

因此，個人以為，生命教育的定義簡單來講就是「培養並保持健全的身心靈的教育」。無論平時自身的修養、家庭的教養、學校的教育乃至社會的栽培，均應以此一目的為最高指導原則。

¹ 孫效智，〈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實施〉，刊《哲學雜誌》第 35 期（2001.05.），頁 8。

² 何福田，〈生命教育的由來與重要性〉，收於《生命教育論叢》（臺北：心理出版社，2001 年），頁 5。

當然，真正困難的不是定義的問題，而是如何具體實踐比較全面而完備的生命教育。許多學者提出生命教育內涵的討論，就是爲了能有比較清楚可行的方向與目標。只是每個人強調的重點不同，方向也就不一。在此只能綜合一些學者的看法，提出筆者個人認爲比較完備的生命教育內涵如下：

1. 生命的意義與態度

這個議題是討論如何看待生命的問題，包括人生的哲學、宗教與倫理的種種需要詳加探討的問題³，也是生命教育最根本的問題。每個人對生命的態度或因生長、教育或宗教背景而不相同，但卻是每個人都應認真思考、追求的課題。

2. 生命的智慧

俗語說「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生命中除了最基本的生老病死等不可避免的過程外，尚有無數的挑戰、難關與挫折。如何以一種圓融的智慧來迎接人生中的重重關卡，應是生命教育的重要課題。這裡面的議題包羅萬象，如生死學、人際關係、生涯規劃以及情緒管理等皆屬之，而藉由人類的歷史來記取教訓，更是生命智慧的重要來源。

3. 生命的尊重與關懷

不但尊重自己的生命，也要同樣尊重別人乃至於群體的生命。這個議題看似單純，卻牽涉到民主法治與人道精神的培養、環保與動物保育乃至於墮胎及複製人的道德問題等。可以說社會上種種的嚴重問題都與此有直接的關係。

4. 生命的陶冶與感動

前面的幾項議題，皆偏重於理智的討論與了解，然而生命中的感動，卻是無法單以理智得到的。人類文明中，多少的藝術家、文學家、音樂家、舞蹈家透過作品的創作，把自己對生命的感動傳給眾人。透過這些人文薰陶，可以使生命更爲充實、豐富同時也可以變化氣質，使人「更有人味」。

5. 生命的保健與鍛鍊

有健康的身體才有健康的心靈。如何保有健康的身體，如何藉由適當的運動、飲食及生活習慣來維持身體的健康，是每一個人都應注

³ 孫效智，〈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實施〉，頁 12。

意的課題。

生命教育雖可以歸類成以上五大項，但是實際上卻是一個完整而全面的課題，許多教育的課程也常常同時涵蓋了多項不同的議題。例如研讀文學作品，不僅是欣賞作者所傳達的感動，也可以瞭解作者對生命的態度；從事球類運動，也不只是鍛鍊身體，同時也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學到了尊重與關懷。隨時隨地在教育中引導學生思索生命（教育）的意涵，應是教育工作者的天職。

二、概論貝多芬交響曲的特殊地位與其生命內涵

貝多芬的九首交響曲為劃時代的鉅作，對後世的作曲家產生了無比的震撼與影響。在他之前，交響曲這種型式作品雖已在海頓的手中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並靠莫札特的天才達到了偉大的成就，但是這兩位大師的交響曲仍是一種爲了滿足他人（尤其是貴族）聽覺的享受而寫的音樂饗宴。貝多芬卻不然。比較海頓(Joseph Haydn, 1732-1809)的百餘首與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的四十一首，貝多芬只有九首，在數量上遠遠不及，但每一首的份量卻是驚人的。尤其可貴的是貝多芬的交響曲與他的生命是一體的，他創作交響曲不是爲了取悅貴族，而是完全不保留的把自己生命中的喜怒哀樂赤裸裸的用音樂呈現出來。海頓與莫札特的交響曲中多半呈現娛悅的、振奮的、優雅的或是歡騰的氣氛。難道他們沒有挫折、掙扎、哀傷與憤怒嗎？絕對有，尤其是莫札特，他的一生充滿挫折，而在他的安魂曲中，深刻的呈現出面臨死亡的畏懼與無助。然而這些真實的負面情緒未曾出現在他們的交響曲中，只因交響曲在他們的觀念中是一種功能性的曲子，是爲了在貴族的宴會、慶典中展現自己創造力以帶給賓客娛樂的工具。然而，對貝多芬而言，交響曲的創作完全是自我內在的展現，他極少爲貴族活動而創作交響曲。雖然他的生活除了出版作品的收入外仍需靠王公貴族的供養，但在他的心中卻從不視自己爲他們的臣僕，反而對自己藝術家的崇高地位有強烈的自尊⁴。甚至當人提到他的聲名時，他回答說：「無聊，我從未想到聲名和榮譽而寫作。我心坎裏的東西要出來，所以我才寫作。」⁵ 這種藝術至上的理念今天看來十分合理，在音樂史上貝多芬卻是第一人，也是浪漫派作曲家據以開創新的音樂朝代的準繩。

⁴ 羅曼·羅蘭著、傅雷譯，《貝多芬傳》（臺北：帕米爾書店，1992年），頁26。

⁵ 羅曼·羅蘭著、傅雷譯，《貝多芬傳》，頁90。

除了創作態度之外，貝多芬的交響曲所開創的新領域是前所未有的博大精深。整個九首交響曲涵蓋了貝多芬對人生的各種想法，包括對革命英雄的讚嘆與自況、命運的挑戰與人的掙扎乃至勝利、對大自然的體察與置身其中的情感、體悟人生而得的狂喜、面對橫逆的幽默與嘲諷、以及與全世界和解、融合之後的歡樂頌歌。這種充滿生命內涵的音樂創作恰似音樂巨人對世人所作的生命教育開示。其創意固是前無古人，其內涵之深亦是後無來者，無怪乎即使偉大的後繼者如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1897)，也因貝多芬留下的巨大身影而敬畏戰慄，直到年過四旬才敢推出自己的第一首交響曲。貝多芬整個九首交響曲就是他自己一生思想進程的總結，欣賞這些傑作不但是音樂的朝聖，同時也隨著作曲家的腳步提升了自我生命的層次。

在我們開始進一步就九大交響曲作較深入的探討之前，也許應先了解貝多芬是在什麼樣的心境下創作這些作品的。生長在音樂世家，但是在封建的社會裡音樂家也只能靠著微薄的薪俸過活，再加上有個酗酒的父親，使得貝多芬從小就要負起家計的重擔。不過他卻能靠著自己的才華與努力，到維也納發展後就以鋼琴演奏家之姿風靡這音樂之都。然而，他一生中最大的打擊從 1796 年起（26 歲）悄悄的來襲，那就是他的耳疾。這病困擾他一輩子而且在他三十餘歲的壯年即已惡化至幾近全聾。很難想像這對一個曾擁有完美聽力的偉大音樂家會產生多大的打擊！在他寫給親密友人維格勒(Wegeler)的信中說：「我必須承認我過著痛苦不堪的生活。我已經停止出席任何社交場合有快兩年的時間，只因為我發現我無法向人們說出口：我聾了。如果我的職業是別的事，那可能還好些，但對我這行來說，這是可怕的殘障。」⁶ 1802 年當他在海利根鎮養病時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鎮遺書」，此信署名給他的弟弟們但從未寄出。信中說道：「是美德讓我在悲哀之中堅持下去，多虧有美德和我的藝術，我才沒有以自殺來了斷生命。」⁷ 由此可知貝多芬的生命，是在無比的堅忍下熬過。但也因此使他的作品更為深刻感人。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說法在此充分印證。

⁶ Sadie and Tyrell, ed.,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New York: Grove, 2001) , p.361.

⁷ 陳漢金、閻嘯平、楊忠衡，《發現貝多芬》（臺北：時報文化，2002 年），頁 34。

三、承先啟後，初試啼聲：第一與第二號交響曲

貝多芬開始構思第一號交響曲的年代約在 1796 年，正是他耳疾初發之時。不過尚未到嚴重的地步。在這首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海頓所奠下的交響曲架構（貝多芬曾師事海頓）。但是在既有的形式之中，已經有貝多芬獨特的風格。不僅在規模上更為宏大，在音響上也充滿震撼。他大量使用當時可用的管樂器，營造出戰爭般的音響。這無疑是受到當時法國大革命後充斥全歐的軍樂影響⁸，但也顯現出貝多芬崇尚力量的特質。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生命特質是其充滿活力與幽默，甚至略帶嘲諷意味的第三樂章。雖然他仍以傳統方式名之為小步舞曲(Menuetto)，但實際內容已經是他後來最常用在第三樂章的詼諧曲(Scherzo)。前者顧名思義為宮庭中的舞步，優雅但充滿矯飾，同時從容但略嫌溫吞；後者義大利文的原義為「玩笑」或「惡作劇」，前人雖曾用此名稱當作曲名，但並無十分確定的形式，只是隨興而為。貝多芬是第一個以此名稱創立一個有明確形式的樂章並將之取代古典交響曲中第三樂章小步舞曲的發明者⁹。僅此一創舉便可以永垂不朽。今人聆聽其後之交響曲諸大師，如德佛札克(Antonin Dvorak, 1841-1904)、柴可夫斯基(Peter Ilych Tchaikovsky, 1840-1893)、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等，只覺詼諧曲為第三樂章的標準形式，小步舞曲已幾乎不見蹤影。最推崇古典曲式的布拉姆斯則試圖保留原來第三樂章的優雅特質，但又納入詼諧曲的幽默機敏，可謂用心良苦，但在他四首偉大交響曲中第三樂章並不用小步舞曲或詼諧曲這樣的名稱，而是用表情術語形容他所營造的氣氛。如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中「優雅的小快板，不過分的急板」(Allegretto grazioso, Presto ma non assai)明顯的企圖把小步舞曲的優雅與詼諧曲的活力當成樂章的對比要素。

貝多芬的詼諧曲雖用以取代小步舞曲，卻是植根於後者，這從兩者皆有中間對比樂段(trio)即可知。因此可知貝多芬所欲改革的不是其對稱的優美形式，而是其所象徵並表現出的貴族氣。以其生命內涵論之，貝多芬似乎在說，寧願以充滿活力的幽默、甚至嘲笑來面對人生橫逆，也不願故作悠閒，言不及義。像這樣因為思索交響曲的生命內涵而設計、創造自己的樂章形式，對貝多芬而言是自發而無可避免的，而這種精神卻徹底改變了作曲的思考模式，為燦爛的

⁸ 陳漢金、閻嘯平、楊忠衡，《發現貝多芬》，頁 20。

⁹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p.634.

浪漫時期奠定基石。

第二號交響曲與第一號一樣，保有古典交響曲的許多特徵，但在情緒的強烈以及對比上則已邁入新的個人領域。強烈時幾近粗野的曲風在當時是令許多聽眾不舒服的。據說名小提琴家克羅采(Kreutzer)在聽此曲強奏時受不了而掩耳而逃¹⁰。強大的力量一向是貝多芬的音樂特質，這也是他生命的本質，頑強而永不妥協。第二交響曲完成於1802年，正是他寫下海利根鎮遺書之後不久，但此曲的光輝燦爛，並未顯示出作者自身的痛苦掙扎。古典時期的自制此時仍影響著他，而生命的成長也是逐漸的。在後來的作品中，他逐漸擺脫前人的限制，用音樂表達自己的內心，但這也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他與老師海頓逐漸交惡的原因跟彼此理念上的漸行漸遠有必然的關係¹¹。

四、交響樂中的英雄觀：第三號交響曲「英雄」

如果說第一號與第二號交響曲仍具古典樂派的傳承，那英雄交響曲無疑是劃時代的里程碑。眾所週知，此曲原為題獻給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而作，故原命名為「波那帕特」(Bonaparte)交響曲，即以拿破崙之名為名。後來貝多芬得知拿破崙稱帝的消息後，憤而撕去了題獻的首頁，1806年出版時重新將此曲命名為「英雄」交響曲，並標示「為紀念一個偉人而作」。不只此曲，同時期作的其他樂曲，如鋼琴奏鳴曲、絃樂四重奏等皆與英雄的概念有關¹²。在貝多芬的時代，民主還未成為政治的選項之一，所以貝多芬所仰望的是一個能廢除專制的開明領袖，這或許是他對拿破崙的期許。然而在英雄交響曲中「英雄」的標準遠高於此，從第四樂章的主題來源便可一窺。此一主題實源自他自己創作於1801年的舞劇音樂「普羅米修斯的創造」，1802年貝多芬又根據此舞劇音樂寫成鋼琴變奏曲，後來被簡稱為「英雄變奏曲」，最後再根據同一主題創作英雄交響曲的末樂章¹³。希臘神話中的巨人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從天神那裡盜取火種給人類，使其免於寒凍生食之苦，自己卻因而受天神之酷刑，被巨鏈綑綁在高加索山頂，日日忍受禿鷹啄食肝腸之苦

¹⁰ 陳漢金、閻嘯平、楊忠衡，《發現貝多芬》，頁27。

¹¹ 羅曼·羅蘭著、朱友仁譯，《貝多芬傳》（臺南：文國書店，1988年），頁145。

¹²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p.363.

¹³ 陳漢金、閻嘯平、楊忠衡，《發現貝多芬》，頁41。

¹⁴。貝多芬顯然有以此自勉自況之意。尤其此曲是在他寫下海利根鎮遺書之後才構思的第一首交響曲，明確顯示了他決心效法普羅米修斯，自己忍受無盡的耳聾之苦，卻將偉大音樂帶給眾人。法國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提出英雄的定義：

我稱為英雄的，並非以強力稱雄的人，而是靠心靈而偉大的人。¹⁵

其藍本即為貝多芬。

在英雄交響曲中還有一特殊的創舉，那便是在第二樂章中使用了「送葬進行曲」(marcia funebre)的形式。送葬進行曲顧名思義為出殯行列的配樂，沉重的腳步緩緩前行。但貝多芬的音樂往往是雄辯與反覆論證的，在此一曲名的背後，不僅是傷逝的悲情，且有英雄一生的回顧。樂曲起始於送葬的行進，但隨後進入許多不同的段落，有甜美而後雄壯的大調樂段，彷彿英雄之靈回顧一生美好與光榮，又有悲切的賦格樂段，像是眾人哀悼之聲此起彼落，再有強烈而短暫的片段，有如英雄狂風暴雨般的氣魄迴光返照，最後回到送葬行列，漸漸遠去。作曲家雖未明言各段寓意，但有如電影鏡頭般的音樂轉換，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如果貝多芬以此曲之英雄自比的話，那此樂章就是他自作的墓誌銘。以此窺其生死觀，其豁達為人所不及。令人不禁想起《三國演義》中張飛說的：「死都不怕，還怕什麼？」真是只有英雄才有此氣魄。而貝多芬交響曲中對生命的思考，在此又得一例證。

五、愛情的喜悅與生命的奮鬥：

第四號交響曲與第五號交響曲「命運」

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可能是最家喻戶曉的作品了，其第一樂章的「叩門」動機以及人與命運的搏鬥乃至第四樂章的光榮勝利，是貝多芬生命光芒史詩般的又一強力展現。一個有趣的事實是他構思此曲在第四交響曲之前，但卻一度中斷轉而先寫作第四號交響曲，而且似乎靈感泉湧，未經慣有的擬稿手續，就

¹⁴ 陳漢金、閻嘯平、楊忠衡，《發現貝多芬》，頁 158。

¹⁵ 同上。

一口氣完成了這首精緻的作品¹⁶。感覺上「英雄」與「命運」兩曲有一貫的風格，雄偉而壯烈，而第四號交響曲穿插其間，卻有點脫離了貝多芬此時與耳疾搏鬥的悲憤，反而回復了古典樂派的愉悅、自制與均衡，而被大作曲家舒曼(Robert Alexander Schumann, 1810-1856)形容為「兩個北國巨人之間的希臘美女」¹⁷。其實作曲家在創作重要作品時，本來就常會尋求一些對比性的風格以求調劑，如莫札特在創作沉重的安魂曲時，也同時寫出最活潑可愛的歌劇魔笛。貝多芬自己也在第七與第九交響曲的狂喜熱情中寫出了最具諧謔機鋒的第八交響曲。第四交響曲的特別之處在於其創作期間，正是他和泰蕾莎·馮·布倫斯威克相戀訂婚之時，而這段戀情顯然有助於他融入社會與人群¹⁸。這種因愛情的喜悅而自我約束的情形，與一般人無異。此曲最具象徵意義之處，莫過於第一樂章，開始是神秘而陰暗的混沌，這段序奏在接近尾聲時突然出現曙光，然後迅速導入光明燦爛的快板。此曲其實仍然維持貝多芬的陽剛風格，但遠比「英雄」或「命運」來得收斂，氣氛也愉悅得多。前述古典樂派交響曲的特質在此似乎重現，只是貝多芬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悅與滿足。這段戀情雖然未有結果，但給了貝多芬一個心情上的轉換，極具正面意義。

現在再回頭談一下命運交響曲。大家雖知道一開始的叩門動機，但一般人可能不會注意到這個動機如何貫穿全曲。在第一主題中可以說沒有旋律可言，純粹是叩門動機在各聲部交織穿梭而成，而這種對素材的極端精簡的運用與控制，又是音樂上的一個奇蹟。同一動機不斷堆疊，逐漸累積至巨大的能量，把它看作命運的層層打擊，也是極為合理的。這種力量，即使在傳統上以抒情為主的第二樂章仍然不停。第三樂章不像貝多芬其他作品的詼諧曲那麼明亮幽默，而是陰暗沉重的。這個樂章的沉重氣氛，在後半部轉為強而有力的掙扎起伏，而在精疲力竭的尾部看到曙光，一如第四交響曲開頭，但格局更大。在一段時間的醞釀後直接導入燦爛宏偉的終樂章。樂章間不間斷的連續下去也是貝多芬的創舉，在這裡樂章已經不是各自獨立，而是有機的整體，這也開了數十年後交響詩的先河。聆聽命運交響曲對生命勇氣的鼓舞是無可比擬的！

¹⁶ 羅曼·羅蘭著、傅雷譯，《貝多芬傳》，頁 19。

¹⁷ 陳漢金、閻嘯平、楊忠衡，《發現貝多芬》，頁 53。

¹⁸ 羅曼·羅蘭著、傅雷譯，《貝多芬傳》，頁 21。

六、人與大自然：第六號交響曲「田園」

貝多芬爲了療養耳疾，在鄉村地區待了很長的時間，這個經驗無疑成爲此曲的基礎。此曲雖不免有一些大自然聲音的描摹，但其重點在於「人」在大自然之中的感受與體悟。換言之，這是有如中國文人畫的「寫意」而非求工筆的「逼真」。從他各樂章獨創的命名可知其意，如第一樂章「剛抵鄉間時被喚起的愉悅感覺」及第五樂章「暴風雨後的欣喜與感恩之情」¹⁹。其中三、四、五樂章一氣呵成，由「農人們愉快的聚會」到「暴風雨」再到「暴風雨後的欣喜與感恩之情」，在此音樂把人在自然中的感受生動的貫穿起來。比起「命運」、「英雄」或「合唱」的雄偉，「田園」所展現的是前所未有的詩意，而這詩意不是來自文字的啓發，而是直接師法自然而得。曲中呈現安詳、怡然自得以及農人聚會這樣單純的喜悅之感。即便是較戲劇化的第四樂章「暴風雨」，也未過度強調其暴戾之氣，而是著重在爲暴風雨後的欣喜與感恩作準備。這種種跡象顯示貝多芬已從與命運的掙扎中走出，而獲致內心的平靜。此曲似乎教導人們，雖然世間多有苦痛挫折，然而透過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雨過終將天晴，純真的喜樂仍是隨處可得的。

七、生命的狂喜：第七號交響曲

大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 1844-1900)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用希臘神話中的酒神戴奧尼索斯與太陽神阿波羅分別象徵人類藝術中的感官與理智層面，尤其在音樂中，酒神是解放、醺醉、不羈的放縱、及狂歡慶祝之神²⁰。有人就是用此酒神來比喻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而其實這是另一種說法的美化：醉漢的粗暴音樂²¹。這固然是未能充分體會此曲精義者的惡評，然而並非全然無理。這首曲子中的狂野音響比之前的英雄、命運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卻全無早年的掙扎與痛苦，而是一派縱情歡娛。然而阿波羅神並未失去控制，此曲在狂歡中有無比的理智相伴，複雜的節奏遊戲更是需要絕對的紀律與冷靜來達成。尤其有趣的是，雖然第一、三、四樂章都洋溢著狂歡慶祝之情，第二樂章卻是隱藏著送葬進行曲的形式。這難道不是在悲劇的人生中「大

¹⁹ 陳漢金、閻嘯平、楊忠衡，《發現貝多芬》，頁 69。

²⁰ Anthony Storr 著、張嘍嘍譯，《音樂與心靈》（臺北：知英文化，1999 年），頁 237。

²¹ 陳漢金、閻嘯平、楊忠衡，《發現貝多芬》，頁 79。

死一番」後重新肯定生命的狂喜嗎？聽其第一樂章最高潮時的法國號齊鳴，再在第四樂章中聽那簡潔有力的節慶鼓號聲，豈能不為生命之歡呼而動容？以此曲緊接內斂的「田園」，不禁更讓人感到貝多芬從出世的安詳平和中，再度以無比熱情投進入世的歡慶之中。

八、一笑泯恩仇：第八號交響曲

貝多芬九大的生命之旅總是給人不斷的驚奇，從生命的體悟與藝術的創造皆然。接著第七的狂歡，竟又回到節制的古典精神，然而這次是以機智的幽默感向前輩諸公致意。第八號交響曲出奇的短，可說比海頓還精簡，而曲中諧而不謔的風度像是以善意的笑容幽了老師一默。第一樂章明亮的快板完全按照海頓的奏鳴曲式，只是其快無比；第二樂章則是充滿調皮喜感的小快板。據說是模仿當時剛發明不久的節拍器的機械聲，加上義大利喜歌劇的曲趣而成²²。全曲充滿了詼諧的氣氛，卻故意在第三樂章回復使用了小步舞曲，只是略顯笨拙，全無應有的優雅，好像在自嘲鄉巴佬學不會宮廷的舞步。第四樂章承襲古典樂派的急板終曲，可是速度更是像在狂奔，而強弱的突兀對比與節奏的變化多端，像是對前輩叫陣一般，趣味盎然。從年少輕狂的刻意打破傳統，到能以幽默感包容既有傳承，貝多芬的人生智慧在音樂中成熟的展現出來。

九、偉大的歡樂終曲：第九交響曲「合唱」

雖然貝多芬死前仍在構思第十號交響曲，但我實在想不出有比第九交響曲更好的方式來總結他交響曲的生命旅程！貝多芬甚少明言作品中的絃外之音，但絕對可以確定他的交響曲在訴說著生命的體悟，而最嚴密、有系統且明確的莫過於最後這首最偉大的終曲。貝多芬甚至破天荒的加入了合唱與獨唱，以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的詩「歡樂頌」來表明自己的人生觀與世界觀。這首交響曲的四個樂章，幾乎可以說是貝多芬生命的四個階段：第一樂章充滿張力與衝擊，類似「英雄」或「命運」中的殺伐之聲；第二樂章在此不尋常的提前放入有力的詼諧曲。貝多芬此舉在音樂史上只是點明他自由重新安排樂章的排列方式，卻少有人解釋其理由，但以貝多芬生命進程來看，真

²² 陳漢金、閻嘯平、楊忠衡，《發現貝多芬》，頁 90。

是再自然也不過！活力與幽默感是早自第一號交響曲時代(1796-1801) 就展現在貝多芬作品中的特質，所以懂得用幽默、戲謔的心情看待人生的苦難應是貝多芬生命的第二個進程；第三樂章則是無比的優美而內斂，完全象徵著「田園」中的詩意與內在平靜；第四樂章中，貝多芬以驚人的想像力傳達出他人生的真正答案。首先一陣狂亂的音響，象徵內心的焦慮與不安，然後他先在純粹器樂的部分引入前三樂章的主題，再用低音絃樂以「宣敘調（recitative:歌劇中講話的調子）的特質」演奏出不耐煩或疑惑之感，像是作曲家在說自己對前面的答案仍未盡滿意。忽然間，冒出了極簡單的兩句童謠似的曲調，而整個樂團突然呈現前所未有的肯定與喜悅，好像在說：我找到了！從此處開展這家喻戶曉的「歡樂頌」主題，而在器樂演奏到高潮後再度出現一開始的狂亂，然後引進男低音的獨唱：「朋友們，不是這樣的聲音！而是讓我們唱出更愉悅的聲音，而且是（無比）歡樂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句開場白並非引用席勒的詩，而是貝多芬自己加進去的。這是明白的生命宣告！之後加入合唱與獨唱，演出了歡樂頌主題的多段變奏。貝多芬早在年輕時便熟知席勒的「歡樂頌」，如今他藉著這首詩傳達出自己與人類、與世界、與苦難和解、合一之後的大喜樂，音樂上也已經進入宗教般的崇高境界！用如此的音樂展現生命教育的作曲家，千古唯貝多芬一人而已！

結 論

從貝多芬的第八號交響曲首演出到第九號的完成，竟然經歷了十二年！海頓一年可以寫好幾首交響曲，難道貝多芬江郎才盡一至於斯？差別就在於創作態度。貝多芬的天性使自己的交響曲背負著傳達生命體悟的崇高使命，而且決不重複自己。他每一首交響曲都有驚人的創舉，但如果只是標新立異，則無價值可言，生命的全新體驗使他無可避免的創造新的方式來表達。然而並非因此否定了海頓或莫札特的交響曲價值，因為它們偉大之處各有千秋。但是如果就生命教育意涵而言，貝多芬開創了全新的朝代，布拉姆斯、馬勒、布魯克納 (Joseph Anton Bruckner, 1824-1894)、蕭斯塔高維契 (Dmitry Shostakovich, 1906-1970) 等大師都是他的徒子徒孫。有人強調絕對音樂應該把重點放在純粹的形式之美，而不要牽強附會音樂外的事務，但是如果作曲家的心中確有所悟而以音樂表達，那不是因噎廢食，殊為可惜？

尼采認為逆境，尤其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病痛，會刺激創作的過程。一個人唯有克服逆境，才會發現本身真正的潛能²³。貝多芬的交響曲，明白的證明了這點。同時如果人們在欣賞貝多芬交響曲時能多體會它的生命教育意涵：勇敢的做自己的英雄；幽默豁達的看待挫折；享受大自然，獲致內心的平安喜樂；最後與世界合一，用歡樂的態度慶祝生命中的每一天，如此以貝多芬音樂的感動陶冶生命的教育目標庶幾達成。

參考書目

- Philippe Autexier 著、周克希譯 《貝多芬——完成生命的意志》(臺北：時報文化，1994年)
- Robert Simpson 著、楊孝敏譯 《貝多芬交響曲》(臺北：世界文物，1996年)
- Anthony Storr 著、張嘸嘸譯 《音樂與心靈》(臺北：知英文化，1999年)
- 何福田主編 《生命教育論叢》(臺北：心理出版社，2001年)
- 哲學雜誌編委會主編 《哲學雜誌》第35期(臺北：業強出版社，2001年)
- 紐則誠 《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臺北：揚智文化，2004年)
- 《生命教育——倫理與科學》(臺北：揚智文化，2004年)
- 國立臺南師範學院實習輔導處編印 《生命教育》(臺南：國立臺南師範學院實習輔導處，2001年)
- 陳漢金、閻嘯平、楊忠衡 《發現貝多芬》(臺北：時報文化，2002年)
- 郭靜晃等著 《生命教育》(臺北：揚智文化，2002年)
- 楊林曉 《音樂大頑童貝多芬》(臺北：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 羅曼·羅蘭著、傅雷譯 《貝多芬傳》(臺北：帕米爾書店，1992年)
- 、朱友仁譯 《貝多芬傳》(臺南：文國書店，1988年)
- Sadie and Tyrell, ed.,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New York: Grove, 2001)

²³ Anthony Storr 著、張嘸嘸譯，《音樂與心靈》，頁240。

The Inner Meaning in Beethoven's Symphon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fe Education

Chuang, Shun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Life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when it comes to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modern society. It can be given a simple definition as 'education that cultivates and maintains the healthiness of the body, the mind and the soul.' In his nine symphonies, Beethoven demonstrated his reflection of life after tremendous suffering. Therefore, the messages hidden in these symphonies become a significant subject in life education. Beethoven revealed all kinds of extra-musical thoughts in the symphonies, such as admiration for a true hero, the severe challenges of fate and the struggling and final triumph of man, and the positive feelings one gets from the countryside. These messages can be treated as the great composer's inspiring teaching in life education.

Keywords: Life Education, Beethoven, Symphony